鶴林集

九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十九

宋 吳泳 撰

劄子

論今日未及於孝宗者六事劄子

臣以疏遠賤臣竊日月之末光近者蒙陛下簡眷擢兼記注獲與名卿大夫立於螭陛下立不載筆記不執簡牘之典率非其舊獨有直前奏對尚髣髴古意臣雖暫攝何敢不以先儒之所以事君者而事陛下哉臣始

其可以轉亂萌而成治象矣而惴惴然若有日就其亡之憂何也臣知之矣今日之病不在拒諫而在玩諫不在畏敵而在玩敵二三大臣旦夕承衘左右侍從朝夕論思臺省給諫之官日與天子爭辨是非百僚羣有司亦以序進陳時務之闕矣陛下既有其官矣而不能使之盡其職既聽其言矣而不使之行其言則是玩諫者也以振古所無之敵不于其鄰而于其躬以百年所豢養之兵不利禦寇而利為寇將吏被甲冑不得臥丁夫

聽朝以議庶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或有奏陳宜於申末間入對庶幾可以坐論故名於選德見於祥曦引於水殿燕於觀堂從容坐席之間畧同賓友上下射飲之樂過於絲竹非但曰禮樂相示而已凡軍國大政古今理亂有事當商確者不妨直奏有疑當關决者隨即徹聞異時老檜獨相執政皆其所引更不措辭而淳熙閒樞使周必大同知施師點各陳己見互相可否則猶能於榻前論辨也當朝宰執同班奏事更無密奏而

降御筆或出於近侍或出於內臣或出於外庭奏擬內相之職殆若具員紹熙詞臣嘗欲倣漢室承明之制於常御殿側創以寓直之所以便延問蓋謂人主左右不可無詞翰之臣應有批旨使之潤色庶幾號令明涣處分得宜嬖御無所用其姦斜封無所容其詐今政權親攬奎畫屢頒堯言布傳何所輕議其間有如保持舊臣無得掊摭如起用貪尹特與祠廩如議立王邸之嗣朕不敢私或者猶疑其未盡愜當豈非宣召之典不復於

獘事條具以聞故自吏部侍郎凌景夏等十四人為一狀自御史中丞辛次膺以下六人為一狀又懼其言之未廣而聽之未博也則復令退於聽治之所各率其屬諭以上旨使之極言無隱夫會議而闕於臺諫給舍而及於從臣極言抗論而曁於六曹之屬蓋曰與廟堂相親密也與宰輔相可否也情親則事理達聽廣則議論詳也以是知思堂之所共議不但二三執政都省之所咨訪不但五六宰士一自權佞怙勢自尊病遠簡賢獨

運先朝氣象不復再見更化以來粗振墜典固嘗詔侍從論思矣又嘗詔卿郎以上集議矣又嘗令從臺省官會議楮幣而闕白臺諫矣然發言盈庭而邊臣北伐之表已行會弁如星而官閥稅畝之議先定命之曰論思論而不能盡其思名之曰會議會而弗克伸其議就使商論反復至於十數則亦徒久而已曷若先給筆劄使之條陳無隱哉此臣所以妄議從臣條具猶未及孝宗者三也百官陛對自藝祖開基高皇再造雖倥偬不暇

給之際常日輪一員以備延訪自後承平始定五日一
對之班孝宗勵精仍率厥典凡百執事日以序進引見
一班或四三班進而睠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天日之
臨賢否畢見故王曉以朝見而除郎官王藺以陛辭而
除御史鄭聞沈度以歸自輔藩而除樞掾宰屬賈光祖
論州郡不當獻羨則曰議論人物有似楊輔近臣問郡
守得對者孰為稱旨則曰潘慈明氣寒周頡又下慈明
一等或内名小臣或特引布衣如朔如光朝如拱之等

皆以議論剴切即蒙擢用其後生氣驕言論卑鄙一經
奏對悉了其為人故有晨奏事而暮批除夕引見而朝
放辭者黜陟臧否之間沛如膏雨迅若震霆鼓舞動蕩
人才何患其不作興忠言何憂其不競勸耶今多士充
庭率皆濟濟羣言日進非不諤諤臣近在西省看詳奏
疏有以定社稷之計為言者有以繼天倫之絶為言者
有以南陽近親北司貴臣為言者有以相不和於朝將
不和於邊為言者有道一私字至數百言有説一欺字

連三四紙有陳蜀計之畫乏乞科降者有論淮邊之淺薄乞籍義甲者如此之類不可殫紀不知陛下於進對之頃觀其可用者幾人於聽納之際見其可行者何事若一人之進略加顧問而曾無顯拔明揚之意一篇之陳姑示褒嘉而未有精擇篤行之實則乍賢乍佞若可若否果何補於治矣此臣所以妄議百官陛對猶未及於孝宗者四也自昔蠻夷猾夏治世之所不能免寇賊鴟張王化之所不能加矧國家南渡適當陽九之厄高

皇中興孝宗嗣服干戈搶攘無歲不有敵亮雖斃大定
復立擁兵崛强髣髴元魏而又結蠻擾於西鍾賊騷於
廣茶寇自湖南北跳梁江右亦可謂不靖矣我孝宗皇
帝留神軍政注意將才御几之上嘗書一將字往來紬
繹日求所以選用之方凡三衙及在外諸統帥之兵則
書注各人武藝於册謂之掌記自准備將以上至統制
官則排比全軍姓名於籍號曰揭帖密院審察則試以
邊上事宜承旨拍試則閱其人物事藝逮夫拍試中格

陛差既定則以不時宣引故有制領而名對内殿者有兵鈐而引見便朝者雖三衙帥臣如敏如琪素以才武自奮亦許之倚仗奏事則凡將帥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獻間有帥乖不睦如拱如剛則以師克在和不在衆之語委曲宣諭彼見上意所以待遇者如此則豈不踴躍自奮於功名之會哉今北人鴟張叛徒逢𧏡起州郡長吏單若旅人邊鄙空城蕩如平地戎戍不戒寇深不虞四道並馳三垂俱擾於斯時也築壇而拜

推轂而遣猶懼其晚況陛下以萬乘之貴未聞宣召一軍官輒親見問大臣以絶席之尊未聞呼召一兵役與之款語樞密本兵之地亦未聞口談兵屯將校之數擇一奇才貢之於上則重弓副矢緩急何以應手哉臣所以妄議今日之經武擇將猶未及於孝宗者五也不寧惟是當時捐金錢數百千萬以收楮而封樁見管尚有三千餘萬緡出粟數十萬石以賑民而豐儲諸倉猶有三年之積以兵計者三衙之軍九萬九千建康馬司與

屯駐大軍六萬九千京口江池鄂諸十一萬六千有奇江陵襄陽三萬九千有奇蜀口三大將之屯九萬七千有奇士馬精强器甲犀利所在州縣亦亭亭有蓄故閱於白石於茅灘於龍山一犒師之費動至三十餘萬緡而西邊餉軍除積糧十一餘萬斛外猶可供贍其如優鐵簾校射之賞以激勵士氣厚密院遣間之金以刺探敵情無日不討軍實無年不制國用故二十八年之治民富兵强所為必遂者蓋有錢幣足以使衆有糗糧足

以實邊故也竊嘗叐攷端平以來財用出内雖内無兩宫應奉之費外無奉使司往來之幣而供億經用掊納生養其數已倍蓰於乾淳時況都城火後營造繁興而緡錢耗宫場兑會號令弗謹而金帛空三京師行調度錯出而糧械盡錢耗則民貧楮輕則兵貧米盡則國貧一本既揺百枝皆動國家所藉以措事建功惟金穀楮幣而直為此凜凜此臣所以妄議今日之治兵理財猶未及於孝宗者六也夫宰執之宣名也禁臣之夜直也

不附權貴者則不猒於數引其有明白洞達援經引古通於世務者則不惜令熟數於前小官中有鯁亮敢言者則待之以不次之除擢偏裨中有才藝出羣者則寵之以躐等之陞差而又不測遣使以訪邊防之虛實密切用間以覘敵中之動靜惜陰愛日無頃刻暇使憂勤之念日周於天下數遭而發强之志不委頓於安逸之躬應內帑之財亦如孝宗節儉不以之賜伶官崇邸第專椿留以激犒戰士則疆事雖殷人心未散尚猶可為

也然臣猶以為欲復先朝之典則當破流俗之論殿中侍御史按論察官未為過也國子祭酒劾奏寮屬未為異也著庭小臣一疏薦侍從而下十六人未為越職也臺臣累疏必欲黜決姦凶之吏而投之遠裔亦未為嚴於用法也其大者如並命二相元非陛下權有所分眷有所屬也此皆聖祖神宗之舊典先王獻臣之令猷而四五十年來沈默畏謹恬習於耳目之陋見此舉措唉而議之此正歐陽修所謂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不

八月十九日

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啓天運以憂勤保聖功一日退朝坐便殿俛首不樂訓飭左右有云爾謂天子容易為耶屬早來乘快指揮一事故不樂也孝宗皇帝入繼大統式遵聖謨因進讀三朝寶訓至退朝不樂事慨然謂洪遵曰為人上者奈何不敬猗歟盛哉充敬與不樂之心此夏皇祖凜乎若朽索馭六馬之心也此商成湯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之心也此周武王惕然恐畏

已所憂乃重于所忻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言之太易也豈陛下姑謾言之耶則書之史册天子不當有漫然之言豈陛下真欲為之耶則稽諸事實天下未嘗有易為之事且復以孝宗之事明之當乾道淳熙間敵勢浸驕連年飢饉盜賊肆行在彼不可謂無其機我之戰士猶有北方之豪我之勁馬猶是冀屈之產年豐食足所在亭亭有蓄在我不可謂無其會然一聞陳俊卿論及海上事則曰有機會尚恐難成況無機會一聞

則謂復仇大計不可淺謀輕舉以幸其成熹自祠宮上封事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苟為大言以迎上意栻自嚴陵召對則謂敵中之事所不敢知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國家比年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是三數人者豈固遽忘中原哉實以無窮之事會難可以計料言不世之大功未容以僥倖成也夫以孝宗之明聖羣工之良顯乾淳事力如此之渾厚而猶不得中原尺寸之土況當開禧起釁之後亂

本厲階至今為梗而今乃安坐無為欲語恢復之大機
其可哉陛下自視今日比孝宗時何如耳兵不如昔之
强將不如昔之勇財殫民薄不如昔之厚宫邪賂彰不
如昔之嚴銅楮阨於會通餱糧滲於博易襄州石米貴
直百千蜀口營屯僅食半麥沿江之水渡淮之蝗又不
無害我穡事陛下平旦視朝頃刻而罷其于四方利病
未能博訪周知二三大臣合班奏事須臾引退其于國
是廟謨未能反覆熟議而況境外之事變詐百端詎可遥

論不過欲投吾所嚮之機且如恢復之説陛下雖未嘗
實為此事而外之所傳則以陛下實喜此説邊臣好功
揣摩上意便為河廣可航蔡虛可伐強敵之頸可繫而
羈垂弥之城可蹴而下此臣所以不能不為國家根本
慮也或又謂因敵之儲聚以為糧則不患無糧合中原
之嚮赴以為兵則不患無兵即一州之豪而使自為守
則不患不能守其土地是三説者又非識時知務之論
也彼赤地不耕清野不廬何糧之可因螽結而來蟻潰

重賂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元使之來恐亦出此
大率國朝之謀事所以不強人意者議論之臣多而任
事之臣少故也然則為今日計將何如誦往哲之遺言
進謀國之上䇿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
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
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
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
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嘗使清明在

欽定四庫全書

躬而不越禮度之閑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亦使灑濯其心而不由支曲之徑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内修外攘為一事以整撃亂以順討逆遲之歲月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臣久蒙陛下儲之秘府每當輪對必自盟其心不敢競為可悦

貼黄

臣于州縣間事既已敷陳其間又有關涉要害去處合為陛下申言之今之江陵昔之荆州是也東連吳

會西控巴蜀素來號為用武之國嘉定年間制置使趙方以敵勢垂亡臨邊以鎮之故不得不駐襄陽而後之為帥者因仍勿改兵甲之利財賦之源又挈而歸之制司則荊州不過擁一空城而已是襄陽重而荊渚輕也萬一黠敵有人為之向導先遣偏師留綴峴首一從光化小路直至夷陵鎖斷峽口以扼我之西一循漢江潛入白湖呼集丹徒以撓我之東荊州單弱無以隄備則吳蜀為之中斷二千里江面殆可

良心苗裔即天理機括但機會雖好我國家事力單薄未便可做上顧某如何說某對云自古及今只是內修政事臣次第開陳于後乞賜睿覽讀至蔡處可伐處上問曰殘敵今在息州對云息乃蔡之屬邑見升為州臣只聞盤泊於蔡州想亦出没於新息之間便是邉臣喜功生事揣摩上意謂蔡可伐敵主可擒如何容易擒得但恐惹起邉釁不然激出內變陛下不可不慮他日中原自有可復之理上云甚是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集卷二十

宋 吳泳 撰

劄子

和戰集議劄子 甲午春

照會臣比準吏部牒坐奉聖旨於今月十三日赴都堂集議備邊待敵和戰攻守事宜臣尋往後省待命臺吏關報應權郎與兼職事官並不與議臣逡巡而退然竊念西省為機要之地應國有大議臣雖暫兼亦得叅關

欲作議狀以白謀之同舍及同朝之分厚者則止臣者半勸臣者亦半止臣者曰既不得與斯議也則何以狀為不為乃混成勸臣者曰諸臣之議不過可進則進可守則守而已若議須活落臣嘗以二說衡之於心既不能括囊口以犯一嘿之戒又豈能騎户限以持兩可之說晏子曰臣共而不貳此臣終身之所服行者也臣於去年八月陛對曽言和不可輕議彼方從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我乃汲汲議和而志慮常陷於和之中

則臣嘗以和好為不便矣又言機會不可易言虛內以事外則吾之所為主者弗强好名而忘實則吾之所當先者反緩則臣嘗以開拓為不便矣陛下翼日宣諭執政有云吳泳所上劄子說機會事甚好今欲評淮襄諸帥和戰之議亦不過祖述前說而已然臣之所深憂者則又在於和戰之外也夫有無故之福者必有無故之禍不爭而分俘玉以遺我則得俘玉者乃納侮之兆也不戰而闢土地以待我則拓土地者乃開釁之端也邊

場交為好勝之説而朝廷務持容養之論譎誑欺紿而弗以密察震撼擊撞而弗以静鎮嚇持恫喝而弗以理折張大誇詡而弗以義斷彼其盡忠於國者固不敢謾言而比附之者乃敢於奮當轍之臂鼓如簧之舌輕朝士輕宰執輕經筵官至謂我其冠者皆不足以商畧疆事則朝廷之體輕矣朝廷體輕則人主之勢漸輕矣昔晉隆和初征西將軍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之不敢為異獨王述曰彼欲以此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

陛下者益深切矣夫大君天之宗子也當仕而有官職者為宗子贊理家事者也在官而有言責者為宗子紀綱家政者也天既全付陛下以有家而乃不能尊信仁賢容受讜直則是弗祇服厥父事弗聰聽厥考訓豈所以為應天之實哉自昔人主所以名亂者非一道而遠耆德逆忠直商書獨謂之亂風國家所以致亡者非一端而入則無法家拂士孟子直指為亡國蓋賢者治之本朝亡賢士則不知道直言國之華國無爭臣則不知

以好名之士為疑如臣了翁拜會稽守搢紳之士莫不
感喟引以自近彼方懷綬問途而遽有改行之旨何遽
賢之速至如此耶夫一人之去郡得郡且未問也將恐
毀巢而鳳凰不至涸澤而龜龍不遊賢者望望引去朝
廷不尊百姓不附誰肯為陛下用者則陛下之勢孤矣
端平之初號開言路詔百官上封事諭侍從陳已見更
置給諫擢用臺察人未嘗以拒言議陛下也曾未幾時
風采銷鑠爭辯是非稍力則命之曰不平正彈擊姦諛

漸夕則名之曰不忠厚論奏及於朝政軍務則目之曰不體國指陳逮於宮府左右則譏之曰沽激曰賣直曰不識事體耳目之官紀綱之地豈宜輕有動揺而易置不常殆如傳舍故有以兩月出者有以三月出者有以六七月出者臣範再入執法殿中正色敢言不避權要僅浹兩旬正衙未奏事憲府未移席而尋以左史遷矣左史六品官耳不為下也自去相當軸以來每以華官英職為屏去臺諫之術天下豈可以名欺也哉不謂易

相未久而復蹈斯轍也若範果去則臺臣為之不安臺
臣不安則近臣尸位不敢諫遠臣畏罪不敢言誰肯為
陛下言者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臣直為陛下惜此舉動
也今天下之士正患其不好名耳士若好名則臨財也
必廉臨事也必敬臨難也必不茍免嗃嗃其潔必不黷
黷黮黮以為汙也侃侃其正必不濇濇訿訿以為邪也
言事之臣正憂其不激切耳言茍激切則上可以箴王
闕中可以肅朝綱外可以落悍將之膽寢强藩之謀誇

户牖使我之根本豐實精神充强士心凝則人心合人心合則天意得敵國外患亦可以漸攘除矣昔司馬光程顥四賢之望也熙寧並起而用之故足以大為一時之壯蔡襄歐陽修四諫之選也慶歷既出而復之故足以永貽列聖之謀懿榘宏綱具在青史陛下能仰而法之則天下稱為好賢之主後世不名為拒諫之君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論壞蜀四證及救蜀五策劄子

臣竊見邊事日急國事日蹙民生日困士大夫日危宗廟社稷之日凛凛矣江淮事體臣近者旅從槀之條陳陪都堂之末議計必轉而上聞獨惟蜀中乃臣父母之邦而弄壞至此臣竊痛之蓋敵騎自八月分道入寇犯興元犯沔陽犯階文九月併兵破大安十月一日哨朝天七日闖益昌十日至閬中又分為三涉江而西者以十二日入普城順流而下者以十三日入順慶縣新井鹽亭而東者以十六日入潼川併三道之兵以十九日

破成都二十七日掠眉山二十九日焚青神十一月一日渡湖瀼迫嘉定凡梁劍以北岷峨以西皆我祖宗德澤之所涵濡不意斯今横被此禍三百年之境土自此殘壞三百年之人民自此塗炭三百年之衣冠士大夫自此汙蔑不知陛下曾聞之否乎嗚呼痛哉臣嘗推原其所以壞蜀之故四境不治而交秦輦三軍不結而結十八族我之將士衣紙衣而卧掘草根而食曾無挾纊宿飽之恩而輦輸銀帛駝載薑布反使官軍義士擔拏

牛酒以厭敵之欲關隘不修不問也士馬不練不恤也
器械糗糧不備不計也問之則云已得朝廷處分矣下
秦川入關中將會於兖洛矣分表經營喜功生事卒使
北人劉我邊陲突我堂奥興沔利閬緜劍潼遂彭漢成
都嘉眉棼為盜區或者皆謂汪石引賊而來此結約不
審壞蜀也蜀之所恃以為國者險也外三關不守而保
內三關內三關不守而保漢沔漢沔不守而保三泉境
日益蹙戍日益斂已貽識者之慮而近者制閫戎司又

立為縱敵深入然後邀擊之說大安衿要去處而開關延敵棄險不守乃欲設伏山谷間以奇功自命鏃矢未發而敵已越我而西矣龍洞閣謂之天險朝天嶺謂之天寨而棧道不燒隘口不塞乃營營於德勝一堡不知費幾工役壞幾錢糧而聚一二驕騃子弟於其上虛實動息敵之在對山者皆嗤笑之所以敵兵過險更無後顧之憂此措置不密壞蜀也譽一人也則游揚拂拭雖有僨軍失地之過而曲為掩覆毀一人也則呰訾短詈讁

後倉卒易帥此氣脉不通壊蜀也積是四壊已非一日

臣自離鄉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己丑上西陲八議辛

卯乞遣葵范救蜀壬辰疏四失三憂癸已論武仙窺我

安康乞嚴作隄備乙未言元兵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不

可不固上流又言西邊連年調度財殫力薄乞速賜科

降蚤趣援兵今歲之夏乞蚤儲蜀帥以備不虞又以彦

呐末疾告老會議都堂嘗言李𡌴有威望楊恢有精力

皆可以為彦呐之代無一歲不言蜀事無一日不憂蜀

亡而誠意不積不能感動事勢至此噬臍何及臣每惟國家圖事不大敝壞則不更不至危亡則不革然委其壞亂危亡而不之救此豈陛下念祖宗全付予有家之心哉此豈大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之心哉此豈小臣閔其宗國顛覆之心哉臣得楊恢書自言由簡入瀘誓死以報欲召瀘叙榮州長寧諸寨之丁以圖進討借兵於西南諸族以壯軍聲取財於一二郡綱解以濟乏絕檄募豪傑榜集散亡且欲進至漢嘉謀復成都頗見其

有憤悱奬率之志比雖已令制置四川若更陞畀從槖之名許用大使之印庶幾事權稍重可以勵其志氣責其事功此一策也又聞李臯尚在夔子雖年耆齒宿而威望德業猶可以鎮服人心昨已除成都而成都今已破敗未可卒往莫若使之暫留夔門與虞普同共措置凡監司帥守泝流而下者或有帶行官司錢物許令截撥以為犒軍激犒之用此一策也又聞賀靖在白水劉銳在文南曹友聞在順慶楊履正張涓在左緜陳隆之

李顯忠在巴渠間其麾下部曲猶未盡散欲乞札下制司分遣帛書蠟彈從間道付與諸將令其前後伺便夾擊勦賊出境若有奇功即以所立賞格賞之此一策也頃聞朝廷已降黃榜給牙牌分界二閫甚得區處之畧然聞敵兵之入利路諸司樁積已蕩盡於廣都刼船之日根本掃地公私赤立似未可以虛文救之也臣欲乞朝廷捐撥金帛多給官告文臣自朝議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皆付空頭告命令制使便宜書填更

或畀以數十金帶以示激勸庶得救蜀之實此又一策也外又有蜀士之旅食京華者其間豈無忠義慷慨有志事功叩閽上書議論可採若得朝廷獎借或假以一官或許以免解使得憑藉西歸以說諭豪傑共圖恢復又一策也臣前所陳四壞欲陛下知之也後所陳五策欲陛下行之也又恐世之便文自營不識時務者各持異論土地之殘破不惜而惜金帛人民之塗炭不恤而恤顏情衣冠華族之汙辱不校而校爵之崇卑忠臣義士

之死亡不問而問軍功之泛濫撐虗駕漏付之悠悠將
恐禍至無日而唇齒俱寒矣臣願陛下念藝祖皇帝所
以取蜀之難念高宗皇帝所以保蜀之難念今日所以
失蜀之易合羣策而救之資羣力而復之毋曰孫氏無
蜀而可以抗魏東晉無蜀而可以控制劉石也情痛辭
迫不避斧鉞之誅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邊備劄子

照會某等今月十五日蒙宰執名至都堂宣示御筆令

無此藩籬未嘗不能立國徐邳唐鄧宿州之事可以深鑒

一京襄兩淮土豪民兵團聚堡寨捍衛鄉井最為可用近因出戰之際官軍常忌其功每奪到馬匹獲到首級多被攘奪官司又從而苛問取索往往或遭殺戮或遭械繫功賞不霑展轉被害所以怕懼官司不肯為用甚至有移從江南者今宜行下帥司各於所管州郡按籍補填仍優加激勸使人自為戰若有功績經從所屬申

上以議推賞

一敵之長技惟在於馬長淮邊面率多平曠敵馬易於馳驟中國所以制馬之具亦豈無策如宗澤軍以戰車當其衝韓世忠軍以長斧斫其足劉錡軍以竹筒盛熟豆亂其羣近世畢再遇扈再興之徒猶能募敢死軍用麻扎刀以截其脛或淤洳其田以為陂塘或縱横其畒以為溝洫皆是制馬良策宜及此時專立一科使獻策之士各陳所見行下諸帥司精擇而用之

一東南所長自昔多以舟師取勝建炎間陳思恭窘烏珠于大湖紹興末李寶斬鄭嘉努于膠西虞允文却亮于采石沿江諸軍咸有車船每按試中流上下如飛北人駭愕今艨艟戰艦腐壞不葺篙師棹士散逸不招募恐數千里江面脫有一騎飲江何以禦遏況諸處探報敵方以厚利誘我舟師或斬木作筏從淺狹處徑渡則吾之所長彼亦得而用之豈不利害今宜行下沿江諸州各作措置日具造過工限繳申樞府以行殿最仍時

委制司督察勿為文具至如海道要衝全藉舟師以為守禦亦宜行下沿江制司及許浦諸處隘口如姚劉沙之屯併合嚴作隄備

一江陵國之西門素號重鎮自趙方移治襄陽而州之事權稍分然守臣尚帶安撫正使陳胲繼之乃以京湖安撫使繫銜而江陵僅存湖北副使之號往往又兼制參則殆如一大屬官矣酒稅利源既歸制司守城軍兵又復抽戍緩急有警無以支梧調遣今宜復還舊制仍

正使名俾之招兵聚糧自為戰守勿使他司干預且兵
以一萬為額此外又有七邑義勇可及二萬若帥權稍
重事力不分則可責其固守以壯上流之勢
一江面之兵平時多遣戍淮既有家糧又費生券令宜
用生券之費就淮上地頭招兵戍守卻令戍邊之兵歸
護江面如此則費不增而兵多誠為兩利又棗陽光化
均安等處殘破之後潰散軍民必多急宜選招以備戰
守

一蜀中連歲敵兵俶擾視襄淮為尤甚敵騎既退潰兵焚刼沿流諸郡蕩然一空加以科調繁興民困財竭須當別作規模擇人委付宣撫不必置蓋使名一新諸軍便望犒賞困竭之餘何以給之是有損無益耳金洋夔峽之屯亦不必創添譬如盜從前門入而欲牢閉後戶非所以保蜀也保蜀之策莫重漢沔諸將惟曹友聞賀靖可以倚仗若令曹友聞為沔司都統兼知沔州任責措置經理賀靖為興元都統陳隆之為安撫同共措置

捍禦如李顯忠吳柱和彦威等別令制司相度區處使分任利州副戎及金州都統之事

一蜀口兵額舊號十萬安丙帥蜀日尚七萬有竒比年敵兵深入除死損潰散外通忠義及楊家軍閫止有三萬兵之單弱如此何以攤布邊面不知戎司兵籍之缺有無填補計所養兵之費何所支用此二事專在制閫急作措置令還嘉定年間新額仍與四戎司總所通情商量截自今日新招之後應虛券詭名釐正更革使無

獎俾庶幾蜀計亦稍優裕

一近年蜀兵多潰其患甚於外寇縣州係文龍來路順慶係利閬來路今欲抽摘東西路廂禁軍缺額錢招收勇健可以戰鬬之人置一屯於兩郡本州令正副將時加訓練提刑因出廵指試事藝庶幾緩急可以隄禦潰卒得免衝突之患右謹具録奏聞伏候敕旨

邊防劄子

某等今準省札以邊報日急令條具禦寇之策竊見厥

其羸弱流徙無所歸者急宜安集以固人心
一敵人以和誤我蓋已累年近聞奏使程芾已歸齊安
王檝又與之同來以難從之請重邀於我今上自川漢
下及京淮數千里之地戎馬布野決不可憑信若信之
則東甲刼盟之事不可不防只當嚴為隄備以固吾圉
一敵人自犯邊以來寇漢沔蹂荆襄環十餘郡之民肝
腦塗地合降哀痛之詔深自悔責以感動人心激厲將
士其如諸帥恐未盡協和却當親降御札以廉藺寇賈

處以備緩急

一會價折閱最關利害矧當邊事孔棘之時外間或有倡為收換之説深恐民聽疑惑致艱兑便乞降黄榜遍下諸路曉諭照原降指揮永遠行用庶得流通右謹具中三省樞密院乞賜采擇施行

乾隆御覽之寶